樫華館全集

檉華館文集卷三

跋　書後

盩厔路德閏生

鈞溪山莊唫草跋

吳燕鄉師將渠大父冠山先生文命德董校閱得盡讀先生文師復示以鈞溪山莊詩草二卷受而讀之亥迥籍以後之作其自序撝謙不以詩人自居而其詩特工嘗觀古之工古文者率皆能詩不特韓柳歐蘇也詩與文體製自殊源流則一郭景純江賦有云因岐成渚觸澗開渠夫江水雷響電激萬怪惶惑及其為渠為渚也則瀠洄瀲灩無

復駭浪驚波觀者見爲細流而不知其本源絕大先生以古文雄視海內如水之有江河也性情所至發而爲詩特先生之渠耳渚耳然其清峻密詠雅音泠泠無意求工而自無不工非源頭活潑何以能此讀是詩者當知其爲江河之支流非尋常潢汙行潦可得而比也

牛元音孝廉魁樓阡表跋

嗚呼人而父母之非古也今之乾阿嬭是也牛生幼失怙恃張翁及媼撫牛生如撫其子衣食之教導之箠楚之雖其父母無以異之則牛生之父母之也固宜昔韓蘇二公

各受乳母恩感慕之情見乎其女今翁媪以鄉里窶人自養不暇受託孤之言甞身忍口以育牛生歷三四十年至於成立方之二公乳母恩勤尤篤故牛生之報之也視二公有加牛生舉茂才後筆耕所入漸能自給乃竭力奉養翁媪朝夕問視如事父母其妻事之如事舅姑其女事之如事大父母及舉孝廉翁已卒數年媪亦卒乃卜地而合窆焉祭葬之禮一如其父母人或有譏其過者嗚呼以牛生爲過將世之重受恩而薄報之者乃適中也耶

藍田令胡篠碧摹刻輞川圖跋

余幼讀摩詰輞川諸詩不知其佳弱冠學作古近體於唐代諸家多所服膺獨不喜右丞及中年病目恆兀坐靜室偶憶幼時所讀始知其有味外味蓋右丞詩源出陶公其和適沖淡之致洵不易及屬寮之於形骸失之矣郭忠恕圖今不可得灤六氏摹本亦漸就漫漶傑碧大令延上高熊君重摹之鐫諸石使右丞遺蹟二郭珍圖復延數百年之壽韻事也亦盛舉也夫模山範水鍊賦敲詩此文人事與吏治無關而吏治之清濁因之何也大凡流覽名勝抗懷曠哲者其品多潔其識趣多高其才略多從容其性情

多和平樂易以之判符牒理錢穀我知其與齷齪者異今之覘吏治者往往從而短之曰某結習未忘書癡也某華而不實文吏也於庠士人一行作吏畢結習而盡忘之勢將并本來面目而全更之矣且華而不實者洵不適於用然樹若不華安得結實古來循吏大率風雅中人如余所聞將昌黎之刺潮州坡公之判鳳翔亦不免爲文吏乎哉亦不免爲書癡乎哉

午峰上人詩跋

上人名源善號午峰湖北興國州人祖姓熊氏卓錫於太

乙山之聖壽寺臨濟宗別峰禪師法嗣也別峰持戒精嚴邃於內典余選其禪餘詩百餘首跋而梓之午峰幼讀儒書不慕榮利及長剃度後遊覽山水如閒雲野鶴來往脩然時爲人療目疾應手輒效余知其爲詩僧也而未獲一見癸卯夏遣弟子達善和尚奉詩一卷屬余論定余贏老且病日不暇給留案頭二年宿諾未能踐達善奉師命數問訊起居兼索詩冊嘗一至盩厔三至三原計往返二千餘里余愛上人詩虛靜沖澹酷似其師且感其弟子之誠履穿足繭而不敢告勞也爰披讀數周擇其完善者十餘

首句曹夢琴廣文以晉人楷法書爲橫幅付諸棗梨用公
同好其警聯雋句可節錄者如屋老人俱老心平路亦平
新籐垂院合嫩竹與欄齊閒時收柏子無事數梅花隻鶴
不時下繁花終日開芒履千山路蒲團半夜鐙林中鳥去
還來鳥寺外山高又見山栗塢隔年猶拾果山泉入甕尚
浮花爲客已無塵世想出家還有故鄉情竹外梅開留雪
伴石邊僧坐看雲生淸朙閒眺云荒陵盂飯少村路紙錢
多訪尙曾坡云在家偏奉佛垂老但唫詩山雪云朔風驅
凍雲一夕白千里皆羅羅淸疏不染塵垢吉光片羽可珍

者不在多也古之詩僧其卓然可傳者率以零章斷句見賞名流海內騷人韻士覩是詩者或錄取數篇列諸方外或採擇數句采入詩話中上人可以不朽矣

訓蒙草箋注跋

時藝用經者例不注茲用注者何便初學也注有詳略者何詳其所難知略其所易曉也有注有不注者何進之也讀經有緩急先後不徧讀可原也不讀不可原也讀如不讀亦不可原也語出詩書易禮而見者茫然太陋矣雖注亦未必解矣爲子弟者尚知勉哉爲先生父兄者尚勿憚

煩勞哉

沈石田谿山深秀畫卷跋

石田谿山深秀圖三原李孟熙中翰珍藏久矣以余嗜癖六法招飲遠眺園徧出所藏名畫聽余評隲最後乃出此卷展尺許頗疑其贋再展三五尺淸光撲人石法樹法妙造自然信其爲名筆也七八尺後靈境洞開興象所到衆妙隨之風檣陣馬神斤鬼斧揮霍萬狀其動也天令觀者心曠神怡恐其卷之將盡卷舒再四不忍釋手作而賀曰此右軍繭紙蘭亭也廼石田翁於今日館以名園豐其酒

脯留之三年乞畫百幅未必復得此矣此圖也善價弗能購收藏家或終身不遇幸落予手予其寶之纍疑其贋者乃初下筆時心手偶未調耳此後每飲其家必曰請石田翁來願與對酒孟熙知余之心醉也又知余之不奪人也輒欣然開篋恣余遊賞辛丑以後余養痾不出遂與此卷別越三年孟熙遽捐賓客其叔祖燊庵攜此卷來曰孟熙有遺言以此歸先生銘墓之作先生其無辭余曰文不敢辭畫則不敢受也別久相思留觀數日可耳既譔志銘成將並此卷歸之呼僮釃酒曰請石田翁來吾與之別矣將

展卷忽恍然曰吾友慮事之周一至此乎求吾友知吾必
不拒也割愛以遺吾書知吾不受佗物也吾應其求徇其
遺可乎生前莫逆今反違之乎且吾不受書將改受金幣
乎吾今爲吾友所料矣明日欒庵來余陳書於几指欒庵
曰謹受賜矣此圖經三百餘年不知歷幾主今雖爲吾有
恐吾後世子孫罔知珍惜或不免污壞或以易緡鏹或爲
有力者奪爲黠者賺辜吾友雅誼吾能無恫乎吾家藏書
之富亞於孟熙中有祕籍人間罕覯書之可寶者此爲最
子孫不知書者不得有祕籍不知書者不得有此圖若無

知讀者暫付知書者藏之俟其人而畀焉父不得奪子兄不得奪弟更相授受無渝此盟俾於明窗淨几開取而與之相對當神遊目想見吾遠眺園酒酣讀書時也

惜陰軒叢書跋

右序五年前作據前刻十五種而言也其續輯十九種搜羅益富仿　四庫書目例分經史子集合前後刻編第之內玩易意見石渠意見戰國策校註雲南機務鈔黃東西洋考會稽三賦註授經圖北溪字義宋四子鈔釋陣記書盜離鉤新增格古要論元城語錄兩山墨談事物紀原書

敘指南淸異錄唐語林世說新語古文周易參同契註楚辭補註古文苑凡二十二種皆　四庫收入者會稽三賦格古要論元城語錄茲凡三種雖經　四庫收入而是書所登乃明人南逢吉會稽三賦註先是嵊縣周世則註前一賦郡人史鑄病其不詳又爲增註併註後二賦南註補周之疏節史之冗最爲詳核陶望齡稱爲龜齡功臣與是三賦俱不朽於天壤者明人曹昭譔格古要論三卷是書所登十三卷乃吉水王佐據所見聞以類增入比舊本加詳凡題下註後增新增或止註增字者皆是宋馬永卿編

元城語錄三卷附行錄一卷舊無註明人王崇慶通爲之釋名元城語錄解辨論多所發明初刻於汝南再刻於元城近世傳本漸稀是書所登據元城琹本也學易記周易本義爻徵虛字說京畿金石考雍州金石記正蒙會稿小兒藥證眞訣衞生寶鑑六如畫譜見物表異錄老子集解凡十二種皆　四庫未收者或琹本稀少或舊板遺亾或僅有鈔本未經梓行人間未見書居其大半今彙萃成編公諸同好洵大觀也其久經行世者如吳師道戰國策校註幾於家有其書而琹本多訛無憑校正惟此本爲元時

舊刻較諸家爲可據特梓之以便讀者劉孝標註世說新語援引詳確多出於正史之外論者稱其有不言之妙自明以來世所傳之本註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是本爲袁褧所栞據陸放翁栞本最爲完善惜板已刓敝懼其泯滅亟梓之以廣其傳至所刻清異錄乃明人俞允文據元人孫道明鈔本參據勘正未經刪節與陶九成說郛所載者迥別之數刻者均非祕籍而讀者苦無善本購求數十年或不一遇今披册而盡得之可不謂快事與前刻出不脛而走海內後刻未竟中翰遽歸道山豫屬其表弟張百

稷廣文樹總司校栞越二年余將移研於灞東之賀韶村而全書適成爰書其始末如此

王石橋遺詩跋

石橋孝廉靖遠詩人也司諭長武耆有入聲韻語介門下士問序於余去年夏君將告歸訪余於宏道歸不一年竟卒於里君來時以近作一卷屬余點定徧諸未償急檢遺稾見詩中多感慨語若豫爲今日讖者因作一聯輓之曰訪我話連朝忍看缺月西沈後望君遊萬里不見春風北上時嗚呼生前商搉悔不可追遺稾就湮咎將誰委爰爲

之一加墨擇十餘首寄其弟蒳村付之棗梨以存者
之梗概其他佳句五律如瓦亭早發云人思嵩店酒馬渴
瓦亭氷旅宿云店荒車作屋夜久月爲鐙七律如過固原
云遷喬黃鳥已辭谷出岫白雲終戀山偶成云老不如人
且歸去病偏愛我又尋來贈某生云此日險詩輸短李他
年獻賦擬長楊絕句如答張渭漁云折花仍是憐花意怕
有狂風驟雨來落花云若知今日終須別早逐楊花一例
飛竇晴云對面雲開天一角夕陽林外見崆峒留須云後
生莫笑先生老昨日儂還是少年五古如送某肄業宏道

書院後半首云從來梁棟材若向巖壑老縱有工師求翻被斲而小急投大匠門造樓會須早我老不足畏拭目望吾子相違在終朝相期在萬里古如陰雲萬里夜沈沈遠見疑人近成樹皆自出新意不蹈故常可誦也

關中水利議跋

議水利於今日鮮不以爲難行不惟無請帑理勸捐亦鮮有應者惟有勸大戶自修令自享灌溉利以其餘溉他人田令計畝收租償其修費使修者有贏無絀費在一時利及後世此大戶之所貪也每畝歲取租約抵修費之十二

中小戶分水利者以二分酬大戶而自會其八覰不得水
者所獲實多此中小戶之所貪也豫納一年租者免二年
之租豫納二年租者免四年之租豫納九年租者修者所
得幾於一本一利當即焚其租契永免納租此又中小戶
之所黽勉樂從也修時必多役人力貧民無田者得傭工
取值荒年則用以代賑豐年則足以贍家此又無田者之
所踴躍恐後也渠堰成或就近鑿塘蓄水種魚鼈及蓮芡
茭蒲或別為竹林果園藥畦蔬圃或相地勢置水磨水碓
每一處歲入抵腴田十畝居民之藉賴者尤多此又田中

之田利外之利不可以尋常計也凡舉事必因人情尤必因地勢人情悅地勢便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奚以知其然也引水者自下而上也難自上而下也易水之出南山而入渭也勢如建瓴漸趨漸下隨處可爲渠堰兩山之間必有川以吾盩厔論黑水田峪水甘水澇水皆大川也其小川未及徧歷大約皆可疏引但今日疏引之水灌田有限旱暵則上流截水下流無所得每爭鬬成訟水潦則聽其流注灌入農田村西十餘里曩所稱上腴者往往匯爲巨浸累月不消所以然者分水之渠太少且未諳深廣之度

也以余所見大渠深廣僅二三尺許水深不過尺許小渠深廣尺許水深不過數寸川之來也不竭而人之取之也廉故利少而害反多竊謂古者溝洫遂畎其法具在今師其意爲之大川之旁其渠廣八尺深八尺如古成閒之洫次者廣四尺深四尺如古井閒之溝又次者廣二尺深二尺如古夫閒之遂其小者廣尺深尺如古一耦之畎洫分爲溝溝分爲遂遂分爲畎以盩厔水灌盩厔田不仰給於他邦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家利則一邑勸一邑利則鄰邑勸一郡利則鄰郡勸一省利則鄰省皆勸以大川之

水分布於萬億家之田水之注川者必減大半諸大川之注黃河者亦必減大半以萬億家之手足較今東河南河之弁兵夫役奚翅十倍但使之各治其田黃河之在東南者其險工必減大半每歲兩河帑金亦必減大半此天下之大利也關中踞天下上流無河工而有水利關中之水利不興東南之河患終不去關中病則天下病關中安則天下安今日之計莫急於此吾友張補山孝廉負經濟才其於
國計之贏絀吏治之污隆民生之利病靡不究心因中丞林公議興水利特上是書書甫上而林公去余籍

惜之匪獨爲𠌫中惜也亦匪獨惜水利之不興也時方補經世文鈔余勸之刻入卷中因補其未盡之言綴於簡末以俟後來之興廢舉墜者

讀我書樓跋

書古人之陳迹也心所欲言者口不可得而言姑言其可言者筆之書傳之後人卒將其心以去後人取其書而讀之謂古人之心在是其然乎其不然乎雖然古人徂矣我固見在也以書求古人而古人死以我師古人而古人生今以罌貯酒以瓶貯漿積歲月而瓶罌如故者瓶罌無心

也人飲酒而歡飲藥而健豈酒藥能移人哉我之血氣爲之耳讀書亦然讀聖人之書者聖讀才人之書者才豈書能益人哉我之神明爲之耳大抵我淺則書淺我深則書深我混沌則書混沌我與書淡漠書亦與我淡漠同讀一書而有得有不得者一有我一無我也所得各不同者此一我彼一我也昔所曾讀之書至今忽異者今之我非昔之我也書在天下我與人共之能以我入乎其中雖習見習聞而奇祕日出久之而得其精久之而得其神久之而書卽我也我卽書也古人所欲言而不得言者我自若寃

之心若藏之意且忘之斯眞讀我書者矣不然擣腸拄腹物而不化雖盡讀天下之書於我無與也此與貯酒之罌貯藥之瓶何以異哉主人書樓成乞額於余余取淵明詩名之跋數語於後以告樓上樓下之讀書者

葆光齋跋

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謂之天府又謂之葆光語雖出莊子儒者無以易之余蚤年服官壯齡遘疾力學日淺根蒂未固遽爲多士師舍田而芸二九載於茲矣初昏就眠閒雞輒起日勞勞焉注常少酌常多滿何敢言竊憂其竭既竭

惡乎酌雖注之弗受其爲光也不亦難乎戊戌二月移研於象峰書院居講堂後之屋屋三楹頗閒敞晨曦在窗夕月入戶簾幌風動纖埃不興余顧而樂之內顧此心弗能似也爰以葆光顏吾齋用志吾愧且以自勉焉

稼園䟦

孟子論農分上中下及上次中次爲五等士之學也亦然今所稱上農夫者十室之邑多有之獨力學之士百無一一何哉農夫之食報也速故勤朙者多士之食報也緩故惰者多百然農以春畊夏耘秋收爲三時士則以幼學

爲春稍長爲夏壯盛爲秋及其年彌高德彌卲也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視彼深耕熟耰饑給飦粥者其所獲之豐歉豈可同年而議邪麗靑賢友就場圃隙地築別業將落成而余適至時秋稼甫登農夫相慶牆外露積屹立如山余顧而樂之曰此可以勸學者矣爰題曰稼園麗靑勖哉是穮是蔉必有豐年勿謂不如老農也

謙恕堂跋

夫子曰謙德之柄也爲仲弓言仁則敬恕並舉孟子亦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今之士大夫謙者多恕者少謙可

以矯飾恕不可以僞爲不恕而謙其謙未可知也吾友新亭以謙恕顏其堂蓋有志學道者與道惡乎在一敬足以盡之敬則物理明偏私化本是以行恕而謙在其中矣世安有恕而不謙者

七早樓跋

早起早食早睡過早覺事早備功課早完世味早淡動靜交養之法莫要於此過早覺以下三語自問實未能也書以自箴且以勖樓上樓下之讀書者

伴耕樓跋

小園廣丈餘而農者也構樓於田中之別墅登其上則遐陌邇阡歷歷如繪顏之曰伴耕謂與耕者爲伴也君習於稼穡嘗衣襏襫把犂鋤伴云乎哉伴耕云者不必果爲耕者也不耕可不伴則不可伴耕然後知耕知耕然後貴農貴粟黜華崇樸必黜華崇樸然後能自勤其職業讀者勤於讀卽其耕也射者勤於射射卽其耕也賈者勤於賈卽其耕也時而歸則與耕者爲伴且自見其所爲耕者不耕之耕莫非耕矣君之世世子孫其永念之

書春書卷後

按史記留侯世家圯上老人授書一編乃太公兵法漢書亦然今是編乃儒家言與史漢所稱不合且語多沿襲實而不古是宋以後手筆不類秦漢間人文字其爲僞託無疑但其中時有名言置之座右作語錄格言讀正無不可不必託名黃石公也

書丁雲厓太翁墓誌銘後

道光乙未星槎主講崇化書院德主講關中鏡唐大京兆奉
命旬宣三人時相過從一日星槎來泫然曰先大夫歿十六年矣墓誌成於庚寅君讀文鏡唐書丹時志在

速葬得即刻石乃相地屢誤遲之又久今始得地於少陵之麓甲山庚向卜於道光十六年某月日時敬下窆焉吾幼讀儒書剛剛知入土爲安而使吾父之柩淹滯十餘年始克安厝中夜撫膺不可爲子痛惟先大夫塋不孝甚切不孝愿無立志久困禮闈今以大挑二等銓甘肅靈州學正寶不足以慰親心顧自先大夫棄養後吾家子若孫無者增幼者長長者漸有成立君前志未載今其爲我補之將仍浼錢唐書爲德唯唯星槎之葬親如此其慎也卜地如此其難也若星槎者可謂不死其親不忝爲子者矣而

猶以不可爲子痛自刻責乎哉凡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不可以不通堪輿吾鄉人之葬親者於葬法不求甚解聽任術士委先人遺骸於陰風寒水之中此與親病而聽任庸醫者罪惟均何也葬之有法也地理也葬親而不忍死其親者人心之天理也地理縱不必信如天理何星槎之始營葬也延師相地得片壤卜曰吉將葬矣掘視之則捐壙也遂不果改卜地曰吉掘視之則舊窖也又不果三卜地曰吉掘視之壙中無土盡沙礫也又不果星槎於是憮然悲懍懍爲懼知術士之不可信也念先靈之不可以

弗康也又慮葬而誤誤而遷者之弗可悔也試取青烏家言殫心細繹與術士所談齟齬不一乃燬舉子業謝生徒疏賓客夜則挑鐙鍵戶讀楊曾廖賴之書晨起裹餱以出恆數日不歸犯風霜越阡陌履巖巒而爲繭足爲癘疢所知舊墳與諸家之書歷歷印之久之辨其形久之得其意又久之而貫串諸說從師而不囿循方而不摩過之於目會之於心今少陵麓之阡乃十餘年來審擇而得之者也猶不敢自信徧延精堪輿者質之無異辭又以法試之其氣沖和心無所疑葬議乃決或以星槎舉葬過遲疑其惑

於風水之說於虖遲葬之與速葬二者孰難孰易利速葬之易聽任術士委先人遺骸於陰風寒水之中轉爲不惑於風水乎哉今星槎不畏難不避疑謗獨行其心之所安必使前無疑後無悔此曾子所謂慎終記所謂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者其慮事也周其用心也苦而猶以不可爲子痛自刻責也於虖孝矣雲崖先生捐館時第四孫茂承曾孫念曾武曾渠曾猶未生也今則雁行羅列書聲滿庭矣曩時長孫眉采初應童子試次孫眉白三孫眉紫甫就外傅後眉采更名芑詒道光乙酉由拔貢舉鄉試

壬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　貤贈先生如其官層白更
名藎修入長安縣學創紫更名芾存已授室能佐星槎理
家政曩時女孫未齔今已長成許字德次子庠生慎皐此
皆前誌所未有者於虖先生潛德幽光久而未發今星槎
以名孝廉爲學博必能行其所學克盡職守芑詒從事部
曹有聲日下丁氏之興其未有艾古人云不有得於其身
必有得於其子孫殆不爽矣爲先生子孫者宜何如𠂤勉
以承先德哉迴憶庚辰四月德在京師目眚甚劇胄靜蘭
若中屏棄毫研而星槎書適至求譔誌銘道遠不可辭又

期迫不能久待乃就行狀略爲點竄以應之於虖德受先生知愛每思以文章爲報而納幽之誌乃不能殫精畢慮當用歉然今受星槎之屬又感三人之難聚而竟聚也而先生吉窆適當此時用敢次序星槎之言俾勒於前誌之末

書牛涇村司諭諭張秀才父子文後

六月十二日得涇村書言城固張秀才父子悔過事余聞而樂之當其父子相夷余實不忍聞也余不忍聞而秀才父子忍爲之登諸案牘質諸訟庭惟恐其不相勝也者此

豈秀才父子之本心哉父子之本心慈孝而已倘有不慈不孝必有物以害其心不慈不孝至於父訟子子訟父數年不能解將自殘其骨肉以爲快斯其害心也甚矣物之足以害心者日夜相接乎前凡不受其害者皆照之以天而斷之以理者也不然則偏好偏惡輕喜輕怒妄思妄慮相疑相忌叛其所尊讐其所親久之各執一是而不知其非人倫之變風俗之憂官師之恥蓋未有甚於此者涇村之聽斯訟也知其不可以理諭但積誠以動之不可以法繩爲酒會以需之遲之又久而後悔悟焉自今以往父其

慈與子其孝與抑天良猝發移時而復爲物害與俱未可知也雖然砥名勵行者不難於始而難於終澆俗移人積重難返欲更化之則不難於終而難於始今秀才父子有其始矣吾固樂觀其終也且人情厚於慈而薄於孝父慈易子孝難子果能勉其難而父猶不爲其易豈人情哉今父訟子曰不孝子訟父曰不慈子卽孝乎父慈而罪之恆情所時有也父卽不慈乎出於子之口則駭人聽聞且不惟口不得言心亦不得而知凡知父之不慈者慈不慈未可決子之不孝不待問而已決習如大舜讒說殄行則疾

之巧言令色則誅之獨於其父母之頑嚚則蒸乎其不知豈智有所不足哉理之勝欲猶欲之勝理愛父母之心天理也好貨財私妻子之心人欲也殺人以取貨財但顧其利不顧其害溺於妻子者但知其美不知其惡純於愛父母者但見其是不見其不是且不知捐階浚井之將殺己何也聖人之智明於萬事萬物獨不明於知父母之非常人之智不明於萬事萬物獨明於知父母之非使以好貨財私妻子之心移之於父母雖瞽瞍亦慈父矣況賢於瞽瞍者乎

書史外方正學先生傳後

右方正學先生傳　國初汪訒頑先生史外第一篇也與正史本傳互有詳略多世所未聞最奇者謂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尤發前人所未發成祖殘酷好殺過於秦政旣以逆取究還其喬桀卓鷙之才以斷制天下天下事尙可問哉先生浩然之氣百折不回使萬乘之威退然消阻於數君子之前然後反而修省自悔其所爲之非勉修政教與天下更始謂有明三百年之天下繫於先生一死可也謂先生之功高出乎開國諸臣之上可也涇村老友司諭城

固既搜采節孝義烈實行粟以礪俗矣以先生初官漢中府學教授爰采其言行裒集成帙以風士林盛舉也余檢出史外別傳錄一通郵寄涇村俾附於前刻之後用以闡揚風烈敦勵志節俾學者知學之爲學期於剛體達用可常可變可生可殺而不可窮也區區辭章之末惡足言哉

書疏

與韋心農觀察書

勞人鮮暇牋啟久疏遙聽風聲心輒嚮往時和歲稔漢水安瀾竊聞民不興百姓按堵仁恕之政其利博哉當丙申七

八月間大僚構釁互相傾軋閣下膺繁劇之司處危疑之地値盤錯之時左支右絀處處棘手卒之傾軋者各焦頭爛額而去而 宸旨所拔擢獨閣下一人當是時近如隰汾遠如延榆雖清苦十分諒亦樂就但能離卻首郡即不齎出煩惱城登極樂界矣且 聖主簡用大員爲地擇人斷不爲人擇地而吾省陝安一缺適當民康物阜山輝川媚之區他人願之而不得閣下所得乃逾於所願此豈有人力爲之斡旋哉天也天豈有私於閣下乃閣下易直子諒之心有以感召之耳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德

於是知不求之求遠勝求者且以知閣下之受禍於天方
興未有艾也德承乏關中本非得已黽勉從事幸無隕越
地當會垣言哤事雜力爲辭去今年二月已移硏渭南象
峰書院地僻人稀大可棲息病軀硏田豐歉不暇計也兒
子愼莊去年北上西館與否聽其自然不足縈懷渠啟行
之前曾承惠書聞其行期彼時不卽答復誠恐以瑣瑣小
事重煩長者省垣諸公亦頗問及意欲各分清俸以寵其
行德皆支吾應之然關愛之雅寸心已銘鏤之矣茲有請
者先師岳一山先生名震川洋縣東韓村人辛酉進士官

內閣中書以母老歸養遂不出歷主關中漢南興安講席品端學博內行尤醕前漢中守葉公嚴公俱敬禮之雖陳仲舉之與徐孺子不是過也著有賜葛堂詩文集文集爲葉公所梓詩集爲豪家借觀祕之枕中今猶未歸岳氏師卒後十餘年入祀鄉賢祠子庠生欽曾監生鸞曾讀書未竟卒業又拙於治生日見蕭條質田於人不能贖兄弟析爨各守陋廬前年漢中大水屋宇傾頹其存者亦上漏下溼不庇風雨鸞曾至會垣德與諸同人共集五六十金作札薦往某大令大令亦先師門下士也由庶常改官師與

而長之度必有以報德比至竟遭白眼怏怏而歸不過[illegible]
問者年餘矣昨有友人自漢中來道經東韓村見欽曾兄
弟居破屋漲痕至牆腰屋無牆處以敗席蔽之時方隆冬
兄弟皆著袷衣飢寒之色見者惻然德自慚綿力不能多
助且相隔千里豈能源源接濟使無匱之將取之諸同人
而曩時故舊零落幾盡其存者率皆寒畯難爲將伯之呼
某令力能獨任竟負心如此卽取劉孝標廣絕交論雒誦
其側當亦置若罔聞惟有在位仁人登高而呼能使衆山
皆響目竊念欽曾兄弟閤下之部民耳兩郡十五州縣貧

如岳氏者不知幾千萬戶雖有吳鄧錢不能給之且閣下與先師無一面之交其子孫更無瓜葛德驟爲此請以俗情論之鮮不以爲不情然德明知其不情而敢於瀆閣者正以其爲部民而素無瓜葛也使素有瓜葛如葉嚴二公聞知近況傾囊而助之不過敦舊誼彰通門當代公卿能爲此者多矣未足以化民成俗也夫重財賄而輕詩書偷貪吝而薄廉讓者末俗類然秦人尤甚先師生前負一時淸望葉嚴二公嘗信宿其家問字之客戶外屨滿兩郡士民無不耳而目之今其子孫式微朝不保夕兩郡士民亦

無不耳而目之岳氏而興則衆人之倡也岳氏而敗亦衆
人之監也今欽曾兄弟皆秉性迂拙不能自營且不肯以
舊家子涸迹市井間妄求衣食設竟無人周卹勢將使一
家老弱同塡溝壑譬人無後良可哀已不獨此也兩郡士
民間之必譁然藉口曰吾亦欲業詩書詩書之家竟寒餓
死矣吾非不知廉讓廉讓者之子孫今安在矣一倡百和
衆口同聲懼詩書之妨財賄也匪惟輕之直將棄之謂廉
讓之害貪吝也匪惟薄之直將毀之斯眞風俗之憂也閣
下如眷念先儒卹其後嗣請以此情商之太守更告知南

鄭城固洋縣西鄉各大令令其集腋成裘共籌三四百金
爲岳氏兄弟贖將圮之屋返久質之田俾棲息得所衣食
有資欽曾等久歷艱辛且不喜遊蕩苟得資藉必能勤儉
度日溫飽終身且令課子讀書延先師遺澤此事一舉不
數月閩兩郡十六州縣嘖嘖傳聞必驚駭曰岳中翰子孫
落魄多年慮已爲餓殍矣今竟有此奇遇哉且令監司守
令不闇與岳氏有舊特以中翰公業詩書尚廉讓之故鄭
其子孫生死而肉骨之吾向謂詩書誤人廉讓損己以今
觀之殆不其然脫令吾儕子孫不幸而如岳氏兄弟雖戚

族鄉黨亦撫人憐邮之矣於是自悔其所爲回心向善曩之重財賄尙貪吝者反而業詩書講廉讓一鄉一邑之中有此數家則風俗小變有數十百家則風俗大變風移俗易監司守令之所樂也數百金之費又城洋諸大令之所能代籌也事有用力少而見功多者此類是也敝邑李二曲先生生前邑侯某公念其貧爲置贍賢田若干畝先生不受富平李天生先生作札勸之然後受近世邑侯沈君炅君時周邮其家爲營薄産諸李得免寒餓又訪其裔孫之讀書者令肄業對峰書院月給膏火一分至今沿之學

使康公按試時有裔孫應童試者文僅五行康公錄取令於覆試時補成之前西安守今兩廣總督鄧公府試特拔李肄宗爲第一念其文理太劣斷難入泮以其情白諸學使學使然之遂補邑庠一時聞之各歡欣相告未有議二公者秉彝之好人有同情今岳氏子孫老者輟讀幼者未廢斷不敢以康鄧二公之待李氏者妄生覬幸若沈吳二公之所爲諒城洋各大令不難勉期了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此乃豈弟之一端爲父母者之一事而所全者大是以不揣冒昧徑以布達伏惟垂察

與及門鮑子遠兄弟書

聞子遠安抵省門慰甚昨愼與自省門來詳述一切知堂上嗽疾久痊內外安吉惟聞子遠夫人之疾深爲可慮此由心氣鬱結榮衞因之不調醫治當先醫此心開其鬱解其結然後藥力可施但人藏其心佗人之言恆不能入子遠身爲丈夫上奉慈親統率羣季承先啟後鉅任在肩今以科名不遂之故遽頹唐若此使盛壯之年儼如老之將至精華未洩浸灌之不暇而自銷鑠之程路無礙步趨之不暇而自退阻之聽與言令人寒心且令人短氣貧非病

也場屋得失何關人品重輕亦非一成而不變也今子遠居然病之目視爲一成不變若六七十歲人之下第者此則僕之所大戚也僕不能勸導子遠開其鬱解其結移其情療其病安能使子遠勸導閨中人哉心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困心之境不遂心之事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心境寬而力堅韌者能轉困爲亨使難遂者終遂雖有剝膚之災噬臍之禍猶將以心力勝之先號咷而後笑不然者經小挫而怯蒙小辱而慚失小利而戚此之謂不成丈夫哲兄子堅負不羈之才爲名父之子使其心境稍寬展其所長

何患不爲達人哉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惟子遠思之來札云宏道之遊勢不能遂情辭懇切僕亦何能相强但未知賢昆仲今日之計究將安出北上與南旋與將去秦而鬻鹽屋田可也家猶在秦而鬻鹽屋田不可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其不北上南旋也亦明矣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賢昆仲實非其人而居然有此事僕竊爲賢昆仲不取科名一日不得則舉業一日難棄來歲之得不得亦在不可知之列舉業之不能遽拋至速亦須二三年若猶不免淹滯且不知若干年安可補苴目前不爲久

遠之計乎賢昆仲能如胡文敬顧亭林諸先生不應科舉尚矣若猶欲進身須由科目取科目須習舉業習舉業須壹心志壹心志須度支贏足度支須資館穀館穀非三百金不足以三百金俱不時之需佐以盜匿歲入之租然後交諭可免心志不分惟是館穀與舉業二者不免相妨尊世父之所爲賢昆仲未必能之必擇人擇地否僕不甚相遠俾兩處勤靜呼吸可通庶不至顧此失彼僕之代爲籌也早矣賢昆仲不以爲然僕將奈之何哉僕之於賢昆仲非佗人比賢昆仲之家計卽僕之家計賢昆仲之身名卽

僕之身名責任在躬稍有疑慮不能靜聽所爲貴之不問此札到無庸作復徒費筆墨於事無裨俟輿至衙門應與之從長計議來與不來均無不可但必計出萬全議定後可令輿面陳俟僕酌之將來之事實難豫知今日之局不可不定天道有寒暑人事有窮通寒極而春常也春而仍寒漸也三春雨雪過多積陰特甚至立夏後猶著重裘變也天運不可知所可知者建午建未之月斷不能不衣葛絺上觀先世近觀賢昆仲之爲人斷無如此屈抑久而不伸之理今日情事其殆立夏後著重裘時乎願賢昆仲觀

理以自堅忍性以自耆拓心胸以自廣勉所未能以自強能用僕言鮑氏之興可拭目而俟也萬言在胸筆不能罄惟賢昆仲會意焉

與及門牛涇郵書

客冬連寄與書俱展誦矣新栞節孝義勇錄屬作序語意極懇切僕之心血所餘無幾而求者日見其多若使求無不應是抱薪救火之說也因茲刻關繫風化勉作弁言一切均如來札自今以後如再有誑誘僕不能復應矣自涇郵抵任後僕屢欲有所規正但意中之言非累牘不能罄

欲作書而不果者數矣會授意於輿俾為代達而涇邨不以為可仍堅持己見辨論不屈僕若再事緘默恐涇邨一意孤行久而忘返不得不剛析言之效古諍友之萬一以涇村之才之學而官教諭顧名思義專以教諭為務是也諸生之應課聽講　朝廷著為功令以此召號誰敢不遵而不免有抗違者彼雖名立膠庠而其人非農即賈甚者為游手為匪人一旦強以講課是猶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善教者導而弗牽導之而來則農賈變為士游手變為勤匪人變為正然後匡直輔翼盡吾心以教之不來

者聽之而已不必牽也今涇邨之所爲導之乎抑牽之乎
即使牽之而來其中情亦太勉強矣天下有勉強從事而
能常久者乎且爲政以不擾爲主諸生散處四鄉遠近不
一貧富不一昏明更不一而講課必有定期曠時舍業敎
化未興煩擾先見擾於前而化於後猶可言也但有擾而
終不能化何如不擾之爲愈卽有數人能化涇邨忝任後
能使後來者率而行之乎擾者多而化者少何如不擾而
聽其自化之爲愈今之人凡事不及獨涇邨失之太過處
旻貞女一事善矣結爲義兄妹則過矣以不出閨門之貞

女而忽有異姓之兄名不正言不順矣在劉屏當諸事善矣自備資斧不受脯脩則過矣原思之辭九百非聖人所許也聖人了不異人只事事處得恰好無過不及過猶不及但就一二事言似遠勝於愚不肖若通盤論之實非可大可久之道夫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而於仁則罕言之三千之徒得聞性道者不過數人其他諸賢但與言詩書執禮而已詩書執禮學得到便是聖人卽灑埽應對深求之亦無非聖人事夫子不輕言聖仁而聖仁自在其中此所謂導而弗牽也且爲仲弓言仁不同於顏子爲樊遲

司馬牛言仁更不同於仲弓克復也敬恕也先難也訒言也會而通之俱可到安仁地步而諸賢境地懸殊初下手時實不得執一而論聖教如化工鑄物各切其事各當其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與涇邨之逢人言聖者相反子文曰以人治人改而止張子曰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以衆人望人其不以聖人勉人也明矣改而止者改其不孝不弟便是孝弟路上人改其不貞不廉便是貞廉路上人孝弟貞廉者日以多便是堯舜時於變時雍氣象豈謂人人皆爲堯舜而後爲堯舜之民哉躬自厚薄責於人夫子祖述

堯舜而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其能强天下之人皆明物察倫哉以堯舜夫子之聖均不能勉人以聖而涇郡每與人言開口不離聖人然則涇郡旣聖矣乎且聖於堯舜夫子矣乎吾固知涇郡之不敢自居也涇郡不能爲聖人而欲勉不如涇郡者爲聖人不能使人人盡如涇郡而欲以涇郡所不能爲之聖人望諸熙來攘往之衆人不切於事不當其人與躬自厚薄責人之旨又相反矣想涇郡聞此言必援孟子性善之說以爲辨孟子時異學爭鳴羣以氣質言性孟子特爲析之使人知德性之尊其理仍不外天

命率性二語德性專以理言不雜氣質而問學工夫卻離不得氣質學利困勉皆由氣質判之卽困而不學自暴者不可與言自棄者不可與爲亦孰非氣質使然夫子相近相遠上智下愚數語最爲允當卽道性善稱堯舜之孟子與自暴自棄者遇必不與之道性善必不爲之稱堯舜卽親炙孟子之高弟問有一人充其性者乎有一人爲堯舜者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今涇邨於傳課不到之劣生而與之言性言聖其失言不亦多乎諺云家家門上都有往長安路卽人皆可爲堯舜之意充其性方爲堯舜非

謂人人有性人人即堯舜也出門行路歷久不已方到長安非謂家家門上即是長安也往長安之人必皆有事於長安不由人勸其無事於長安者雖勸之亦不肯往君子每出一言必思有益於人言而無益不如不言且非徒無益也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射之聖也今之射侯其大於楊葉也奚翅百倍極遠亦必無百步且無須百發百中即登上選惟其取之也寬是以肄者勤應者衆使 朝廷下一令懸楊葉於百步外能如養叔之百不失一也者乃取之不然則非善射此令一出吾知天下肄射者皆弛

弓折矢棄而之他其強有力者武斷鄉曲恣行不義甚者且流爲盜賊爲天下患堅者愈奮應者愈少欲進之而反以敗之何若姑寬其途使天下武夫健兒遊吾彀中以效國家之用哉

人心風俗之患只坐汩於利欲不恤其他涇郡以教諭爲己任但與言利之不利不利之利使以趨利之心返而自勤職業此今日之急務也言聖人非今日之急務也日日言聖終身不得一聖安用此空言爲哉自今以往每與人言但啓就日用家常事剴切而曉諭之果能中理即極淺近之談極瑣屑之事皆件件與聖域相通

不勸以為聖亦何嘗阻其為聖人果有志聖人定能從自家門上行到長安亦無須涇郇勸勉且孟子既言之矣宋元以後諸儒復宣暢之於性善之說皦如白日何人不知何勞贅言將言之以自勉與果能自勉何必言將言之以勉人與堯舜不能以身教教其子涇郇獨能以言教教衆人乎僕所以重涇郇者為其見事明閱事多有解紛撥繁之才救弊扶衰之力非以涇郇為聖人也且不敢謂涇郇為道學也涇郇之質可以上達而實鮮下學工夫其於儒先諸書雖讀之而未能融會雖信之而未能體認也果

能隨處體認融會而貫通之意必循循勉勉日從事於下學而常覺未遑也奚暇以聖人勸人已不聖而勸人以聖是急功也明知其不能聖而姑爲大言以自高是近名也世間極美事稍雜以急功近名之念便合下與聖人隔絕不遒涇邨學道三十年於茲矣此一關猶未打破僕於是竊歎其所學者粗而所得者浮也下學工夫只是鞭辟近裏涇邨聞之悉矣此事不在多言端在力行力行猶是第二義喫緊在念念省察時時克治克治維何去其急功近名者耳涇邨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僕早信之所深慮者祇

此急功近名之一念未能省察雖省察而未能克治也能省察克治然後下學工夫日積日高不急為聖人乃可以學聖人不明言道學而事事無非道學到此地步必不逢人言聖如今日也即有以道學問者亦將切其事當其人必不為此寬皮大套概施於萬有不齊之人也僕聞道甚淺因來札有長善救失一語故敢據所見以聞涇郇之善不難長涇郇之失正不易救何也曩在乾陽涇郇即如是云云彼時略加詰問未暇深辨今歷十六七年矣涇郇仍堅持前說是上達於昔至今仍未下學也上達無工夫工

夫止在下學其得失奚以自考每處一事已不甚勞人不知擾施者不費受者相安此便是恰好分際便是有得無失若今日所為勞矣擾矣施者費而受者反不安矣雖曰才力過人吾未見其有得無失也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子嘗有是言非終身誦之不休也孟子為滕世子釋其疑堅其信故特引之又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意重在一朝之患君子不患此憂字卽夫子是吾憂也之憂止憂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徙不善

不改而已仍件件是下學工夫非以不為聖為憂也如因一念奮興便是聖人將自喜之不暇矣憂胡為者終身憂又胡為者涇村最服膺者陽明二曲兩先生兩先生教人亦止是各當其人各切其事隨時啟發親切指示亦未嘗為寬皮大套概施於萬有不齊之人也

與及門某書

接朱仲光客臘二書述足下意有望僕援手之說僕竊以為謬矣月之中旬又得寄慎皐書仍申前說堅持初見直謂舍此一策別無生路自僕觀之不惟非策直是心中魔

障漸積漸深竊不禁爲足下惜更爲足下危范文正公斷
齏畫粥僅以療飢鄒道徽就會鄉人以飯著兩頰邊歸而
吐與兩兒後皆爲公輔貧原非病窮且益堅庸人之所苦
造物者每以玉成賢哲今來書云因貧而病又云若不集
腋成裘全家斷難存活安得此無節操無志氣之言乎僕
所交富貴人多矣若不惜盡歡竭忠數千金尚可措辦而
僕專事筆耕倚脯而外一介不取誠自知償債之難且豫
想索債者詞色與其拖泥帶水見辱於人不如自食其力
作一箇一塵不染之寒士今乃爲足下事拖泥帶水雖至

恩必不出此此理甚明而足下再三言之非魔障而何來書云年來同室操戈累債三百累債非好事也既累債矣力不能償惟有好言應對即彼不顧交情加以聲色亦世間常有之事與我之學品略無所傷何至不能存活況百金內外之館處已多年寒士得此可釋內顧較范鄒二公已勝數倍二公因貧而興足下因貧而病使足下處二公之地不知更作何語且從來償債者有陸續歸款之例王宅之二百金足償三百金之强半而來書猶以三百爲言是王宅二百別有用處竝未用以償債又復向二千里外

之嚴渭春挪借三百亦託名於償債足下所謂償債者不過託之空言而挪借朋友之金則惟以多多爲善此何心也如果挪借有益人人皆挪借天下無寒士矣況今貧者日多富者愈少萬室之國一人陶實有不暇給之勢若使求無不應不數年間巨富亦變爲赤貧何論渭春我輩處世除卻硏田別無生財之道除卻省儉節用亦更無理財之法足下館王宅有年矣聞近日曠館之日每月中不止一半家中度支可省不省者不一而足事緒亦太多矣酬應亦太繁矣身爲寒士安得有如許事緒如許應酬哉昔

年奉養老親例須甘旨湞山右眷口來陝兩處僉指俳爲
一家日用勢難從省一人勤而衆人不勤一人儉而衆人
不儉此二言僕頗信之今則非昔比矣一身而外惟有妻
子以一身倡之誰敢不勤儉者自壬寅年至今僕詳察足
下言行似心中別有計較凡事不知求己專務求人事緒
之多酬應之繁盡由於此世間萬般好事無一不從求己
得來萬般不好事無一不從慕外得來慕外必求人矣求
己求人乃吾輩之人鬼關出乎此入乎彼人品心術事業
文章遂從此判爲霄壤可畏之甚也今足下之志荒矣身

任課讀之責乃時時曠其職業役志於浮泛之酬應酬應果有益也渭春待人熱腸何以不能卽應足下之求乃欲强不如渭春者使僕爲集腋成裘之舉豈非利令智昏見金而不見人耶設令僕踴躍辦理諸人踴躍輸將足下自揣能保異日之必償乎存不必償債之心而後敢於累債存不必報恩之心而後敢於受恩存得過且過不求甚解之心而後敢不勤不儉僕離羣久矣不圖足下之背道而馳一至於此來書又有死中求活一語謂貧爲病已非志士之言今又下一死字死固若斯之易乎貧果與死爲鄰

將今之死者不止十九活者不得十一尙復成何世界昔
僕與足下籌辦某家諸事喜其識解明通慮事詳審謂足
下能自樹立今竟失所望矣爲今之計惟有節衣省食杜
絕應酬堅持一不求人不累債之定見專用心於訓課庶
從此教學相長人已交受其益進可戰退可守舍此更無
途路今途路已差若不急急回頭非惟將來之富貴科名
不敢預必卽見在百金內外之館亦有不可久據之勢若
禮義廉節更難言矣彼時雖有百僕其如足下何僕之望
足下也深今不幸墮入魔障不得不大聲疾呼粗言義利

之分冀足下一悟逆耳與否所不計也

同門某自好人也係官裔無不檢之行以貧故求助於素交非若世俗罔利者先生即切責之吾師平日立教以不嗜利不求人爲爲學立身入門下手功夫其旨約而要矣 門人閻敬銘謹識

復及門查石甫書

寄覽見寄手書及舊作一冊時方料理階引一種體例不同礙難編入且僕粗閱一徧頗多看過之文驟日濃圈密點今覽有礙難圈點之處不是眼界過高只緣訓士多年

於此中得失歷久漸明卽自家從前得意之作今亦疵累百出老去漸於詩律細故所見率多不合今階引甫經告竣當於來文內酌加選擇改而付梓春間選膺保安此缺省第一瘠缺然聞某大令署理三年竝無虧累且得廉吏之稱可見缺不累人人自累缺耳今接來札知改選襄陵稍慰遠懷非喜缺好喜其士俗民風素稱馴順莅斯土者容易作好官耳若前任王某在彼數年去任時仍有積累其咎自不在缺惟聞石甫出京時頗有債負如此則始基已差以後進退不能自由將來受累未可知矣此雖私計

實作人作官之本若論吏治僕尤不敢以世俗之說進之石甫知縣爲親民之官必周知一縣之事然後能爲循良石甫在都於民間戶婚田土農商帳債一切委瑣之務未必盡諳於奸胥猾吏劣紳訟棍一切險詐之情未必悉熟信如來札所云以石甫之沈靜周詳下車數月後當不難漸就明晰所不可不防且察者几榻前之供使令者也譬蜂翁以養蜂致富知蜂之寒熱飢渴而時爲之備不假手於其子必身自料理恐其子之不盡心也割蜜時僅取十之六而留其四亦不假手於佗人恐佗人多割而以少割

報也吏治亦如此矣俞陶泉初宰荆溪歷東南牧守所至之處士民悅服僚長推許問其所以然止是耐性任勞準情辦事每有閒暇不看戲不鬬牌不多宴賓客惟取前人格言及吏治書潛心看之隨看隨行卒以爲常云數日不看書此心便覺自滿此身便欲偷安洵儒者之言也石甫居心仁恕不怒而威決不至失之殘刻然遇盜賊姦宄雖外似殘刻卻不得以殘刻論且末俗人情強者淩弱黠者欺愚子弟犯其父兄鋪夥吞其東主或詭計遁法或情重法輕冤抑者不得伸使人紛紛效尤風俗日敗尤非所

以造福安良也石甫既爲縣令願專心致志做此一官子產政如農功數語實爲古今切要之言石甫能日日三復則功多而過少矣秦晉接壤興人之誦僕必聞之儻有不慊心語無論所言虛實必當隨時布達以爲修省之助王念稱訓課文郎功課想能核實此事無佗祕訣止在按部就班勿輕間斷而已

與牛鏡唐書

六月間辱承惠書尋得巡撫中州之信並知由蘇入覲往返需時行臺靡定致稽賀函閣下亮節清風久達

宸聽今畀以中州重任匪惟藉資坐鎮實欲整頓頹風憶昔旬宣儆邦因上下左右時有掣肘未得盡展猷爲然且四民愛戴萬口同聲去後之思至今未艾今得建幢持節統率百僚意之所向凡藩臬監司下逮守牧令長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雖有飛揚跋扈之才脂韋粥䊧之技亦將改絃易轍莫敢齟立舉閣下平昔未行之願未竟之施可以展布上酬

主知下慊衆望在此時矣秦豫相隔匪遠當時傾幽百敬聽輿人之誦也來札洋洋灑灑千百餘言細述漕糧積弊瞭如指掌向所得諸傳聞者實不能

如此確實不意東南財賦之邦其凋弊一至於此豫省二十年前本屬完善之區聞今頗不完善雖吏治民風較勝南省而州縣虧缺纍纍恐亦不敢過問為清查之說者謂國帑不可虛懸急應核實嚴參若仍瞻徇情面後日愈不可為為調停之說者謂清查無益不過查封監追而已幾見有查封所得可抵虧項監追之後全完補逋者不如申嚴交代以杜新虧分定年限漸彌舊虧泯而無迹不猶愈乎依前之說則大獄立興事仍鮮濟從前甘省之事是其明驗從後之說恐紙上談兵不免託之空言大府如此

云云屬吏亦同聲唯唯究之欲杜新虧其能杜與否未可
知也卽各管道府仰體憲意實力奉行新虧不難立杜而
舊虧斷斷不能淸何也後任以節省之餘貲償前任侈靡之
逋債情旣難甘理亦不順前年湖北之事是其明驗是二
說者雖各有所見均非正本淸源之道也竊以陝省觀之
凡州縣虧缺多至數千金而止今豫省各屬虧項少者動
以萬計多者駭人聽聞且虧少者率係瘠缺多者率係肥
缺何也豫省官場習氣其奢華旣數倍於陝而大府攤派
濫觴及一切打把什打抽分之費亦數倍於陝缺愈肥則

擾累愈重酬應愈繁是以虧愈多以奢華虧者皆由自取雖死無怨以擾累虧者皆在大府不在屬吏屬吏有恃而無恐大僚隱忍而不發積重難返職此之由不清其源而塞其流此必不可行之勢也清源之說爲佗督撫言之其能行與否實不敢知若以閣下處此德決其無不可行非謂閣下新莅此邦無所回護也閣下藩陝時崇素朴屏華奢卻餽獻兩年不演劇數月不宴客廉以自奉嚴以率屬卽調劑一故員噓爲一幕友亦斟酌審愼而後爲之一時同乘諸公雖不能盡如閣下要皆有所顧忌不敢顯與相

反吏民胥受其福此德之所親覩也以藩伯承上接下而猶能如此況奉　天子之命秉節鉞之威儉德清操爲羣吏倡不損下以益上不慊佗人之慨以示恩於衆升調必擇賢能則缺底之例可革調劑必慊衆願則濫派之風可息使肥缺常有餘瘠缺不至不足新虧不難立杜舊虧亦可漸彌然後吏治民生可得而講人非病狂孰肯剜肉爲瘡違利就害哉閣下但以藩陝之心撫豫豫人之受福當什伯於陝矣以上所言半得風聞半由臆度明知書生之見迂疏寡當因前書所陳閣下不以爲冒昧沖懷若谷

獎飾逾恆勵精圖治之意溢於楮墨之間不敢自外用抒愚誠謬妄與否尚望察度德自移研宏道訓課如恆昔年刻仁在堂時藝有課辨話綜四編雖時綴論說尚多簡略近日吾鄉士子見闈中取士不盡確實人人務為剽竊妄希弋獲大為士習之害即如三原涇陽二十年前文風尚好今之後生大非昔比卒皆束書不讀非遊蕩無度即利欲薰心盡反諸老輩所為甚者挾制官長嚇詐富室雖戴儒冠實同市儈揆厥由來總因文章無定科第無憑既不閉戶讀書因而出門滋事竊不自量妄思吹噓近又刻時

勢引階一編核明理法辨論加詳意欲力挽頽習但恐口衆我寡徒勞罔效且鄙人所言如此持衡者所取如彼安能强人以必從耶聊自盡此心而已

復朱蔭堂書

五月間聞總督全漕之　命旋奉來書領悉壹是閣下巡撫中州席未及煖遽移節江淮統膺全漕重任事雖未經度昔年官戶部時應聞梗概豫省亦有漕糧閣下旬宣任內更當備知其詳今以數省漕務胥歸統制兼之各省情形不同遠近不一辦理原非易易自前任周公力加整

頓能使弁兵用命水手斂迹而其積重難返之弊一時未能悉除竊念　國家設官外省統以督撫循名責實各有深意存焉撫取安撫之意利用恩督取禁制之意利用威而漕河二督稱者概尊以帥雖統轄文武而其道與治兵無殊良以人數既衆等復錯雜地勢遼闊層層轉換其所司之事又爲利藪視作奸犯科居然成例錮習漸深牢不可破非雷厲風行斷不能曠然大變非嚴威明決亦斷不能有禁必止有令必行閣下如以將兵之道督辦漕務此事必有起色然此僅論轄漕之政非漕政之本源也若論

本源則各督撫之責爲多竊聞漕糧之弊患不在寡而在不均其始由於州縣之浮收因浮收而有生監之白規因白規而有大戶之少完因少完而有豪強之包攬迫其既也漕費愈重銀價愈昂小戶希圖少完而詭爲大戶矣紳士希圖包攬而恣爲豪強矣大戶日益多豪強日益甚兼之銀價日益昂幫費日益重州縣縱極浮收而入不敵出於是肥缺變爲瘠缺不得不加征小戶而小戶愈加窮慼不均之弊一至於此東南官民交困職此之由至糧艘開兌時州縣以幫費太大畏縮稽延運丁以需索未厭恣情

挑斥委員四出徒益煩擾羽檄星馳目爲具文當此時也以漕運總督之大權反操縱於縣官幫丁之手殊屬不成事體所以然者弊根在於不均其後又復苦於浮費太重不均之弊應責成督撫儻督撫憚於樹怨此弊亦不能革矣若云裁汰浮費其權操之漕帥實爲今日第一要著雖然歷任漕帥孰不知浮費之宜革而卒不能革者則以掣肘者多任怨者難其人也浮費革則倚漕爲生者一旦失所勢必奮動浮言冀圖震撼且通州之倉場戶部之雲南司亦未必不從中牽制平心論之此事原非易爲但昔聞

陶制軍與俞都轉議汰鹽務浮費十之八九其時江南士夫謗言騰起在京科道彈章交攻而陶公安然無恙且以任怨敢爲受知於　天子此其明效大驗也今漕務諸弊尙不至如淮鹺之甚及時整頓尙可挽回矧閣下老成持重洞悉物情審愼而出之未必不愜輿論豈特陶公比哉閣下果以將兵之道督辦漕務此事必有起色以上所言半得風聞半由臆度明知書生之見迂疏寡當昔年寅雅別久璧深德僻處窮鄉略聞時事雖無鄰人徙薪之智竊抱杞人憂天之心不能緘默聊抒悃誠其謬妄與否所

不暇計也

與及門譚次咸書

往在乾州及館蕭齋時屢寄尺書託石甫轉致不獨丙申一函也十數年未接一字私衷不能無憾後乃知痰疾屢作意始釋然去夏捷南宮三藝皆刻入闈墨多年抑塞鬱結之氣一旦傾吐快何如之次咸所學若於二十年前翱翔翰苑用其所長聲價當高出時輩不意蹉伏多年遲至四旬以後乃掇巍科但論目前不可謂之不得志而僕於忻慰之中實有美人遲暮之歎想當局者同此情也士人

中年以後作翰林實非所宜今既爲縣令縣令卽是題目現簽分湖南將來署某縣補某縣某縣卽是題目且今昔情形不同今日某縣迥非昔之某縣當以現今湖南某縣爲文字咸所得題目公事廢弛者與交白卷無異文字咸必不爲也草率塞責者乃素無抱負者之所爲文字咸亦必不爲也但今之令難於昔之令任舉一事皆有積重難返之勢銳意除弊弊反滋生無心造孼孼已由我而成欲師古則戾今欲宜今又輒雜以權謀術數造福少而貽患多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論政要言可施於今者莫明於然明對子

產數語參透行不越思一語則一切意氣之私及急功近名之念自然降伏參透思其始而成其終一語則一拈筆一啟口間皆不敢掉以輕心同年俞陶泉官江南十五年由縣令洊升都轉所至士民悅服大僚信任正得力於此數語亦即昌黎所謂行成於思也其言云吾公事餘閒不觀劇不多飲酒惟取古人有用書潛心讀之若三日不讀書便覺志氣昏惰且不免自滿善哉言乎特以此持贈次咸讀陳榕門書使人翹向克端主張早定讀于清端政書使人勃然興起任處苦缺居危險地辦繁難棘手事務皆

能因題作文題愈難文愈出色讀汪龍莊佐治藥言能使嬾者勤疏者慎奢者儉自是者明其佗僕未見閱者尙多緣身在局外未嘗設法摉求耳願次咸寢食於此如當年務舉子業時僕雖僻在西陲官聲必達幽耳大凡吏治諸書居官者率多披讀而讀如未讀者何也縣令非抱關擊柝而其志止在療貧非世襲王侯散秩大臣而其人但知會福匪惟療貧也且思致富匪惟會福也且思遷官且思不爲其事而博虛名止此數念往來胸中雖聖經賢傳亦將視爲迂腐矧近人格言哉卽或不求擢官而憚於厺官

不求致富而現處貧窶負債纍纍一去官則然眉之害隨之不得不苟且遷就此乃寒士爲官者之通病也其心雖云可諒其政必無可觀次咸困窘半生僕不得不過爲之慮料自通籍至到楚及近日需次省垣其勢不得不負債得缺後惟有銳意節省先償宿逋然後粗備資斧時時作退一步想默自念曰若不要我作官我即回家授讀上可以對我祖宗下可以訓我子弟較我未成進士時固已優矣如此設想便能視一官如敝屣可以一意孤行不受變於習俗不轉移於官場縱此身暫負屈抑而福澤延於數

世子孫必有興者此言似乎迂闊實則千眞萬眞毫釐不爽僕靜觀多年確然見得如此望勿忽焉所謂節省非從儉於自奉也自奉所省者少浮費所耗者多州縣第一大漏卮止在取悅上司爭先恐後豐益求豐今之上司大都騙人財物者也餽送者所在皆是升官者能有幾人一省中之缺可以調劑人者能有幾缺不升遷不調劑且有灾不救有過不容非騙而何受其騙者非愚人而何大凡例應有者或不可省例所無者何可虛擲如果官聲素好民情愛戴上司雖不悅其人亦將勉强包容無可如何此又

在乎當局者之自爲矣僕心中有數萬言因精神虛損不能盡書次咸會意爲之可也

復及門善次咸書

闊別太久但有神交聞作宦楚南有好官之目竊喜困極而亨差償半生辛苦僕在都時目次咸爲著作才竟以科名屢躓抑鬱成疾語言動作時覺駭人止坐不嫻於權不達於命事不稱意遂生病魔病魔非鬼非神乃吾心中之鬼神不爲吾用反以病吾逼籍後此病漸添抵楚數年病魔又來所以然者以偶然適意而病去必以偶然拂意而

病復來人生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惟學道有得者處而與之委蛇故能處逆境而不困任寵辱而不驚今次咸以得失為忻戚因以忻戚為榮悴學道亦太淺矣僕壬午歸里後兩目無覩不勝鬱悶使人持卷維誦於側至蘇詩怳然有悟至莊子乃知蘇詩所由來至老子乃知莊子所由來從此憶舊讀經籍及一切詩文頓覺頭頭是道先得我心雖兀坐暗室曠然如登山臨海無復鬱悶旋以家貧親老生齒日緐不得已從事舌耕病魔漸去殫廿餘年心力專用於應試文藝原不可為著作而於此中得失久之判

若黑白以餘力爲詩古文辭其得失亦不甚惝怳何也凡時文昧不過處作諸體亦昧不過作時文能自開境界諸體亦自開境界體裁雖有大小道理實無精粗視在都時所得有如土梗近日所得視已刻諸編尤能發其所未發補其所未有雖一人之獨得實天下之公言湖湘正鵠之刻職此之故惜乎不爲鐘而爲鈴不克當通才之目不足擇術不精亦不是所好在此止以職分所在不敢以輕心掉之故不暇顧而之他耳若當年以仕宦不達遠生病魔今已久爲廢人並此區區之業亦無由表見於世憶壬午

參自作楹聯云一日爲人人間事業終須做大家是夢裏悲歡莫認眞後凡遇職分中事俱用上聯遇不如意事便用下聯雜儒釋道而用之古來無此一派次咸其謂我何今次咸五十有四猶是壯年但能視外物如糠粃精神習慮俱用於有用之處病魔必能自去晚節定有可觀人之有師取其長善救失僕不能長次咸之善竊願救次咸之失果於言下有悟亾羊補牢未爲晚也

復及門高子佩書

杜君至面致來函備述宰荆溪及調元和以後宦迹尚得

寬猛相濟之道抑僕更有欲言者捐廉倡義非不善也但所捐苟果皆廉耶尤可暫而不可常可行於完善之區不能行於凋敝之處及積累之時卽令勉强爲之後來亦將不繼聖人論政必以惠而不費爲美此言最須參透惠莫大於獄訟得平無枉無縱而解衣推食次之莫厚於正人心維風化清盜源消反側而培植學校次之爲其次者費多而效寡爲其大且厚者不費一錢而見功多水旱之災天爲之兵燹之禍人事召之不幸適當其時竭力匡救而已且康濟安平須大具才德亦有運數非縣令所能轉移

惟地方之人心風化視乎折獄者之數言使善良無不伸之冤則人人樂爲善良使奸宄無不伏之罪則人人憚爲奸宄今日平反一巨案即不啻捐廉萬金明日平反一小案亦不啻捐廉數十百金無捐廉之累而造福大於捐廉何憚而不爲哉明不足者不能折獄子佩能淸釐積案明非不足用矣將來無論處何地爲何官總當以此爲第一要務折獄時不患不明患在自恃其明略觀大意即下判語使下民有不能上達之隱情此中即難保無冤耐煩二字才吏尤宜急講也闇堂上迎養在署願如雋不疑之尹

京兆以平反慰親心身能爲民父母其父母卽爲民父母之父母尊親顯親孰大於此往者俞陶泉由荆溪調首邑洊擢監司循聲日上緣用心愈熟愈妙久之而作用愈出也且退步寬綽有餘毫無賠累之苦固由爾時地方情形遼勝今日而陶泉之制節謹度其籌畫之精權衡之當亦於此可見爲吏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復及門陳星樓書

莅任八閱月矣士俗人情望表知裏邑歌塗誦歡忭同聲惟陰雨過多難望上稔四鄉同慨不獨一邑一郡然也來

書久不答報今旣拈筆便不欲以寒暄了事略舉近日見聞聊以爲興觀之助名者實之賓常談也到實至名歸則名卽其實子良之再攝三原也其未來時有巡役詐鄉民五緡者未幾而子良至有黠者謂其人曰吾使錢五緡復還且全家醉飽其人愕然黠者教之云云其人毅然往拉巡役至縣役大恐願盡還五緡其人不許役乃求救於黠者黠者令備餚酒往其人家叩頭謝罪乃罷僕聞而快之他日以告子良子良不信因舉百公齡舊事證之百公督兩湖三月去楚紳民匾黃鶴樓頭曰三月楚治此言實非

溢美姑舉一事爲證公之去送者不可以萬計有白頭媼跪哭於岸上哭極哀公自舟中望之不識也呼至舟問曰吾無德於汝何爲至此媼曰吾子然一身無夫無子恃田爲養恃一牛以耕一夕被人竊去訴之官官不理大人莅任之前數日清晨吾門開牛繫門外鐵環上吾生矣今大人去吾牛又非吾有矣此一事正復相似白公才雖大非有千手千眼也縱有千眼不能徧察兩湖之人縱有千手不能辦盡兩湖之事也設此媼投愬於公不過嚴批地方官差捕賊而已得不得未可知也賊得矣牛之存不存未

可知也卽使賊果得手無恙亦斷不能如此之神速人但知公之能辦事而不知其不辦之辦其保全尤大兵燹所謂先聲而後實孟子所謂仁言不如仁聲者豈不信然反此以思不三月而擾亂全省者亦猶此矣此其人不必貪酷暴虐也亦有和平惻怛欲造福而反遺害者止坐不知二字耳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恆言也以僕所見覺行猶不甚艱而知之實艱宓子賤鳴琴堂上而單父治此正是不辦之辦所以能如此者止是知無不周巫馬期戴星出入而單父亦治不是汲汲辦事正是汲汲求知不知不敢辦

也辦事者不知輿臺中必有知之者奸胥猾吏劣紳訟師且撫一非知之者知者衆而不知者一以衆人揣一人之性情窺一人之意指凡代我作威福者皆我之威福也雖有仁心民安能被其澤哉子良曰言至此令人悚懼吾愈不敢不謹矣由今言之鳴琴不可學也戴星出入亦不必學也得兩賢之意而酌爲之循良之道得矣僕於賢竊有厚望焉

復某君書

奉來書知受廣大禮已於春仲舉行見寄誌銘十分象蓋

書円竝臻美善惟來札云文首易君字爲先生二字在譔文者用君字自屬著作之體例而在某易此者亦本人子之私心云云竊謂人子顯揚之志未有終窮太翁官司訓而晉朝議大夫之封典等而上之榮祿光祿彌加彌尊異日瀧岡表阡仿歐陽公之例大書特書垂光後裔此仁人孝子之所自爲也墓志題首文內稱謂則由譔文者酌定非仁人孝子之所自爲也僕晚年多疾心血大虧不敢不自爲撙節甲辰以後凡求碑板文字者概行謝卻閣下遠道辱臨隆以父執之禮委以納幽之文誠意諄懇爲此不

敢自外始謝之而終任之君字乃古人尊稱有漢景君銘張君頌諸碑可證後代文人沿用漸有分別大凡年齒行爵位於已踰等者或稱公或稱先生其造相爲兄弟者則稱君方僕譔文時本擬稱公轉念令弟負笈門下僕與太翁有通門之誼且年齒相若聞道之早暮又相若力耕硯田交致四方又相若敢援竊比之例特從平等之稱斟酌再三竊非輶褻卽閣下不以爲慊時距葬期猶遠何難以一紙相商或書公或書先生僕決不堅持初見與仁人孝子相抵牾今僕所爲者閣下代爲之矣又不肖早與之

謀直至勒貞石納幽宮乃始以前情宣示比之教玉人雕琢更爲先𧨏今以督撫之權張弛惟我設於州縣簿領內略易一字州縣必援以藉口矣義獻沿書人人奉爲至寶設於商賈券契內略易一字商賈必據爲爭端矣閣下今日之事何以異此且稱謂例須一律發端一語終篇從之志內君字數十閣下獨易其一餘皆仍舊美其冠而素其衣華其戶而樸其堂廡不倫孰甚焉謂先生尊與盡易君字可也謂君字未始不尊與不易一字可也易一字與易數十字均之易也閣下不憚一易之勞豈憚數十易之勞

乎謂易之不勝易特舉一以見例而稱謂纇然兩歧直自亂其例而已又烏足以見例乎準以體例既有未安問諸私心恐亦未快雖閣下有說以處此而鄙人殊覺茅塞矣且作事謀始君子之道也度閣下門生故舊當不乏能文之士擇一人而授以簡使之書先生則書先生使之書公則書公諒無不奉命承教者奚必問關一車行三百里索文於六十餘歲之老夫既使之枉費心血又復重勞閣下多此一易直似家塾子弟之課作一任父兄先生隨手塗乙而弗之顧也其視僕爲何如人哉厚親者不薄其友尊

親者不慢於人閤下之於親也厚矣尊矣而其薄且慢者
即在銘親墓之人但知厚親尊親之為孝而不知錫類不
匱之為孝巷也不佞不能為賢者諱過矣

復及門任廉泉書

來書以舍間回祿之變多方寬慰情見乎詞若恐僕之不
能釋然者至云適然之境處以坦然之心此二語允稱知
我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此中機緘久已看破即如此十餘
萬卷積之多年俄頃化為烏有外物之不足恃類如此竊
念人世間有火不能爇水不能濡寇賊不能劫奪者此實

人人有之而罕知愛惜徒敝精神於不可必得得而復失之物蓋亦不思而已矣門下諸友昨來弔災云修屋之費前後同門中備辦不難願約十餘人分途措辦其用意甚爲可感僕所以力阻之者災自天降孽由人作必作者自當乃爲順受除恐懼修省四字更無道以處之除因陋就簡四字更無法以濟之若使人分災便是規避天災我而我不受適天者天必重災之不如獨自承當了此一番孽報此僕心也初被災時有新舊門生數十人先議定而後來見各欲盡力出貲爲僕修復屋宇僕堅執不許諸生爽

然若失感歎而退翢日有李善人家遣司事者來訪意欲獨力代修至院見諸生曰休矣吾輩欲盡心而無從邉論佗人司事乃不言而去以上云云似矯情卻非矯情止緣中年病廢靜觀有得視一切外物得之不喜是以失之不憂遇災後不惟無恢復之心並不作補葺之想心境如故眠食照常卅餘年學道之力至此差堪自信耳

募修育嬰堂疏

罪莫重於殺人功莫大於救死父母之愛子情也既生之復棄之是殺之也見人子之將見殺不忍坐視其死而不

救此育嬰堂之所由設也育嬰堂之設南方多北方少吾關中舉此事者尤爲寥寥將謂其嬰也而輕之嬰獨非人乎將謂嬰之見棄其事多不可問罪果在嬰乎將謂收養無主之兒懼有後禍果何禍之有乎且安知今日之嬰非佗日之宰大年者乎又安知其非賢人君子碩儒良吏爲一代不可少之人乎使后稷凍僵於冰上黎民之飢孰則拯之使鬬尹餓死於夢中楚國之難孰則紓之且天生之人死之是曰違天彼棄之我收之是曰順天知違天者之不祥也則知順天者之有福殺嬰兒與殺成人律不分重

輕救嬰兒與救成人功豈分大小哉夏縣申君賈於秦謀創建育嬰堂於會垣念其費不貲重任難荷議集衆力問疏於余余素不識申君感其勇於善也爰書此以應之竊願當代仁人量力出貲成斯盛舉減珍饈華服之費遂此好生之心移修寺建塔之金施諸有用之地匪惟仁也智亦甚矣

募修三原縣東關青東坊廟疏代

惟天地萬物父母其大德曰生人物秉氣於天受形於地及其生也去天遠而去地近山川附於地城郭廬舍墳墓

託於地百穀植於地六畜養於地凡日用所需無一不取
於地報本返始祀典專隆地之祭曰社古者有大社王社
國社侯社州社里社皆所以報地德也社莫大於夏至北
郊之祭斯禮也爲天子所獨其下祭地於社自公侯以至
庶人皆得以時行之蓋北郊之社盡載物之地而祭之也
天子爲羣姓立大社盡九州之地而祭之也其藉田中之
王社盡畿內之地而祭之也侯爲百姓立國社但祭其境
內之地藉田中之侯社但祭一國自會之地皆隨時舉祭
與正社有別其文載於禮經非僭踰也古之社不屋後世

則建立祠宇與古制殊古者州里各有社後世則中霤之
祠家家有之與古制又殊三原東關外青東坊廟尊祀地
祇其創建之年不可考故老相傳謂有此縣時卽有此廟
坊在縣治之東故曰青東青東東方色也取萬物發生之義
易壇爲廟雖非古制然以一邑言斯廟卽古之國社以一
坊言卽古之州社里社凡衣食於茲土者皆仰荷靈貺視
佛寺道觀之不載祀典無益民生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今
佛寺道觀徧乎天下中霤之祠周乎萬家況媪神蓄釐爲
萬物之母者哉昔邑人侯君名于唐獨肩其事出貲修葺

廟貌巍然經今數百載矣丹青剝落棟宇傾欹某等懼茲廟之漸就頹廢也欲議重修綿力難任敢請善人君子量力出貲集腋成裘重新廟貌用答神庥

贈序

送徐邑侯入都序

盛邑當南山下南山有臺之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論者謂古之賢侯可以當之今之令古之侯也令撫字其民民愛戴其上雖一家父子不是過也惟是父母一家者一家得而私之他家不與焉父母一國者一國得而私之

佗國不與焉而令則不然侯世其國久則久矣未必皆賢
令之賢者勢不能屈於一邑老於一官調劇邑則去擢官
則去受大吏薦則去治行聞於　朝得不次之遷則去爲
之民者雖不忍離其父母相與攀輿拒輪解靴斷鐙終不
能不聽其去勢爲之也雖然天下之賢才當與天下公之
豈一邑所得而私哉如謂我侯賢當長字吾民撫吾土
將使山東之陽不移於西稻畦之水弗溉於陸是又各懷
其私而不知造物者之心矣南州邑侯莅吾邑六年以廉
能著大吏知其長於撥繁也奏調咸陽時　朝廷需人孔

朗

命天下督撫各舉所屬舉者凡四十餘人吾陝六人侯其一也尋奉　命送部引　見行有日吾邑士民以侯之不久於吾邑也又恐遷擢不次將不復莅吾陝也相率而謀於德曰我侯且去既不能如漢之循吏增秩賜金而緩其遷又不得援穎川故事復借寇君一年如之何德曰無如何也衆又曰我侯且去吾儕謀刻石頌具萬人衣織閭干厲禁不可行將效山陰父老各送百錢爲贐侯必不受今欲躋堂稱兕製錦爲侯壽侯其受我乎德曰不受也無已於侯之行也爲文以送抒吾民悃忱其可乎

衆曰善因匃文於德德不能辭爰述其意而文之侯之莅吾邑也覽民俗辨地形於政治沿革閭閻利病及邑人之智愚賢否靡不周知其爲政以不擾爲主省科條減徭役節列肆互儈下逮流徙罪人悉加體卹匪惟不取於民也且從而予之有繁重事恆自任勞費不使民知嘗奉檄採買倉穀侯以年僅中稔民食不足力請停買不得請復奉嚴檄迺捐廉自買比吾民閭之倉已盈矣黑河民爭水訟不解侯倡議修復河身捐廉鳩工出舍於河之干尅期而渠堰成比吾民閭之工已竣矣南山兵過境侯捐廉應之

兵需索未厭頗肆猖獗比吾民聞之兵已遠去矣庚子四
月三鄉民獻雙穟麥僉以爲瑞侯獨不謂然命德作歧麥
銘勒之石以示警勵己亥六月岐鄜人訛言寇至邑西男
女萬餘扶老攜幼逃遷東竄勢甚驚慌抵縣城侯反復開
示以安衆心不終日而定侯內秉元識遇事胸有成竹不
隨人可否大吏詰之而不能屈同列爭之而不能移小民
之求愉侯意者胥動以浮言而屹不爲動平理淸讞絡繹
數千百言如成誦在心借書於手事無鉅細必躬自檢勘
不假手他人維巫維尉司水利守囹圄而已維賓維客襄

箠盟而已維輿維臺給使令而已維吏維胥奉簿領符牒效奔走而已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侯之信於吾民使吾民戀戀不釋也豈一切行小惠務虛名者所能爲哉今

天子求賢若渴不拘常格侯赴　闕之日將　召

對延英自抒讜論東西南北惟　命是視非惟吾邑不得留咸陽亦不得留之矣且恐百二秦關之內不得而留之矣果其移宰咸陽也咸距吾邑一程耳吾邑人應試者皆取道於咸糶粟者鬻薪者輓鹽者販木者雲集於咸履侯土聽侯政侯雖在咸猶在盩也即或擢任他方不復莅

吾陝也侯新建對峰書院廓乎有容吾民秀而文者肄業其中勿聞外事秉侯之教爭自濯磨其佗農工商賈各安其俗勤其職勿以小利爭勿以小嫌訟既雕既琢復歸於樸侯之深望於民與吾民之取以上慰我侯者胥於是乎在侯行矣有聲之銅小而爲鈴不若大而爲鐘不龜手之藥用之於洴澼洸不若用之於戰勝如必遮道苦留將使我侯屈於一邑老於一官乎度子之愛父母也不如是矣吾願侯益宏遠謀樹偉績雖治佗方常如其治吾邑也異日復去佗方佗方之民其戀戀不能釋也亦如今日吾邑

之民之於侯也侯其與龔黃爭烈矣侯行矣吾民樸且陋不善爲頌禱之辭請仍歌南山有臺之三章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更請歌第四章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沈柳西刺史壽序代

莊叟論壽以上中下區之皆以年齒論也余竊謂小壽壽身中壽壽人上壽壽世必壽人壽世而一身之壽亦於是乎不朽士大夫居官不能秉鈞當路盡展其志業得一邑一郡盡心力而爲之亦足以造福蒼生驅俗壽域其收功捷而被澤普者尤莫大於工與賑余於柳西太翁見之矣

君少工文為廉訪松廬先生長嗣舉茂才六入棘闈薦而不售乃投効東河以宣防出力發直隸河工補薊州倅歷景州霸州時河工方劇君兼攝三篆搶險堵築昕夕不遑工竣君勞績尤著升三河捉通判次年揀調漕運通判署楊邨通判疏瀹督催悉協機宜署通州知州選授廣西上思州值永定河漫口特派赴工次工竣留直隸以知州用署薊州知州督辦文安靜海一帶千里長堤尋以天津霸州文安永清大城諸邑被水被蝗災甚重特委署河間總理其事題補祁州知州辦理定州深州災務調磁州知

州是年地震州城圮鄉里被災男婦丁口計萬餘人委員查辦絡繹不絕君曰災黎不任差徭吾自籌畫之君負累二萬餘金民不知擾撫恤外猶力請捐賑事蔵特旨升用未幾至誤奎官遂不復出計君一生所歷非工即賑其間艱難險阻皆悉心籌辦不遺餘力猶復讞疑獄減差徭其才力能了數人事而其造福於斯民者未有涯也開嘗論之古今苦河患久矣董其事者先事而堵築旣事而補苴營度詳矣然開水壩增隄堰防之而非治之也籌士方備竹石壅之而非導之也驗於古者不盡驗於今時勢

固然狃而執之膠矣利於南者不必利於北地勢固然强而合之踳矣惜一方之小費而廢數百里之成規顧一朝之浮言而貽數十年之巨患當夫波濤震驚風雨惶惑春鍤雲集芻茭山屯水與人爭隄人與水爭地事機所迫俄頃萬變成敗之關爭於呼吸有能化險爲夷轉禍爲福地可棄則棄之道可改則改之非智勇深沈者不能也賑較工稍易而其勢更急於工工可以稍寬時日賑則一日不可緩工可以藉用民力賑則無一夫不仰給於上且弊不能革則荒不可救設一防弊之人而弊即生於其人立一

除弊之法而弊即生於其法加以吏議之阻格僚友之瞻徇時勢之掣肘財力之匱乏必一一彌縫匡救排解釐剔之而後可以實惠及民救荒無良策所恃者一二良吏耳若君者可以風矣夫此二者官吏之所畏也偶值其一率攢眉蹙額苦其棘手君顧一身兼之惜展布未竟遽罷官以去人方爲君怏怏而君倘然自得就諸子之養嘗遊秦遊楚攜孫兒輩登衡華二嶽君壻張君錫蕃官番禺令以安車迎君遂徧歷粵東名勝與故人周素夫時其遊讌詩酒之樂見者無不羨之偉哉造物殆將以今日之暇豫酬

曩日之賢勞也君之聰彊健飯有自來矣余官粵東日與素夫相友善今君令嗣壽曾奉職會垣以君覽揆之辰請序於余爰以間之素夫者序而述之俾知老年益壯孫曾滿前詠蘭陔而獻羔酒者不獨家門之福戚友之歡蓋亦疇昔出水火而登衽席之衆所翹企而頌禱者也則以壽人壽世即爲君之壽身也可

張頤園副府壽序

黃帝問途於牧馬童子且問爲天下童子曰爲天下者亦奚異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旨哉言乎得此意以

養身則血氣平精力健得此意以養心則思慮審耳目周得此意以養民則煩苛除膏澤沛茲三者一也得則俱得失則交失世安有血氣不平精力不健思慮不審耳目不周之人可以莅官行政除煩苛而沛膏澤者哉矧今之害馬者衆矣去之不勝其去或格於勢而不得去爲親民之官者去其所得去者而已盜竊之肆行商賈之漁利朋賭之結黨倡伎之敗俗地棍之虣亂訟師之把持奸胥猾吏之舞弊而亂法牧令之威權足以制其死生之命乃若恤之若憚之卒優柔寧制而不果去有一於此民受其害況

害之不一而足乎詩人美仲山甫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必不畏彊禦而後得以撫鰥寡民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必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而後得以惠中國綏四方伊古以來未有不得此意而能爲良吏者吾老友頤園孝廉以中州名宿尹甘肅之平羅政成民悅輿論翕然余未之識也壬寅冬介王曉園學博以舊作制藝百五十首就質於余余披讀旬日其文通幽洞微善談名理不爲絺章繪句之學心竊異之癸卯秋年家子平羅俞秀才徐素兄弟踰省門述尹善政甚悉且曰尹福

我士民士民無以報今年十月朔爲尹覽揆之辰顧囟文爲壽幸無辭余得學博書既盡讀尹之文矣茲聞秀才言又與知尹之政更得知平羅一邑之民之心政有名有實心有眞有僞均是政也循其名則僞民亦以僞應之務其實則眞民亦遂以眞應之平羅一邑之民之心乃尹之用心於內者其感之也眞斯人之應之也不容僞勸農桑美名也官於是乎興水利尹則規地勢乘天時杜爭端均灌漑沐風櫛雨越陌度阡雖寒暑不避視佗人之勸者異培學校美名也官於是乎修書院尹重葺又新書院廣生徒

膏火每課必有評改恆於更闌鐙灺時蠶眠細書章梳字櫛如塾師之授徒與佗人之培者異察獄訟美名也官於是平理牒訴平羅境接蒙古袤延六七百里遇勘驗事動需旬月尹有疑必斷有讞必清望表測裏靡隱弗宣案無積牒農不輟耒與佗人之察者異周貧乏美名也官於是乎有養濟院之設尹增修養濟院益孤貧額歲有登下必核其實月給錢米必核其數務實惠及人不遺不濫與佗人之周者異尹何以獨異也有道焉害馬者不去則馬不蕃息害民者不去則民不聊生尹之治邑也遇倡賭棍徒

盜賊姦宄及胥吏之巧取賕賂者恆嫉之如讐任勞任怨
不惜糜費必盡去焉而後慊其得力於牧馬童子之言者
與雖然此但論其政猶非所以行政者也余不敏節以余
知之余少時豪於飲飲輒大醉病伏脾肺間未之覺也中
年以目眚廢八載乃瘳友教四方喜作詩文劇鉥湔濯極
意冥搜心氣大耗今老矣諸疾竝作衰頹日甚然猶五鼓
披衣日任勞勸曾不少休事無鉅細不敢以輕心掉之少
壯人見者自謂弗如蓋余所好者文酒於佗固未之深入
也今尹有祝腎之養無單豹張毅之失每聽事餘暇危坐

齋閤中案牒紛錯手不停披終日不入後堂無聲色狗馬
飲酒博弈之好夫是以血氣平精力健思慮審耳目周煩
苛自除膏澤自沛如梓慶削鐻先以齋戒慶賞爵祿不入
於心故鐻成而人疑其神如大司馬之捶鉤者於物無視
非鉤無察故行年八十而不失毫芒尹之所以養民者其
即所以自養也乎士人入宦途輒以官祿為逸樂之資而
以餘力治公事不自養而欲養人不自厺身心之害而欲
厺民之害是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必不勝任矣余
主講三原距平羅二千里無以為尹壽請誦詩以祝之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雖然不敢不勉也更誦詩以勉之曰
以自勉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冉庚堂六十生日詩序

古者以孝友睦婣任卹為六行教民而賓興之後世鄉舉
里選之法廢敦此行者漸少有能勉者恩慮恂達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不必果邀選舉類皆康彊其身昌其子孫何
也此六行者乃天之生理人之所以生也如穀種如果核
如草萟木根培之養之枝葉華實皆出乎其中若瘞穀種
鑽果核拔草萟木根暴之風日中欲其發生滋長必不可

得其生理盡矣汧陽冉秀才兆祥從余遊其舉止恂恂然若惟恐有過者余心竊異之一月持一冊來曰吾父六十初度此父執淇先生徵詩啟也將徧徵同舍生之能詩者請先生爲之弁言余受而觀之凡夫處家庭贍戚族和鄉里篤交遊所謂六行者蓋兼能之使其生於古黨正鄉大夫所書賢者能者當在斯人今卽不膺是選而所得固已至矣康彊其身昌其子孫又奚疑焉夫人鮮不自愛亦未有不愛子孫者愛之也深利欲從而中之利欲重則生理汩且恐孝友睦婣任卹之妨其利欲也遂甘爲不孝不

友不睦不婣不任不䘏而不悔是猶種穀種鑽果核拔草芟木根蘖之風日中而欲其發生滋長也噫惑矣

蔡太孺人七旬壽序 代

乙未春余以觀察榆郡權臬篆駐青門時同里蔡君以貳尹供職省垣有能聲每謁見詢以吏事聆其言心竊儀之歲季冬爲尊慈金太孺人七十生辰乞序於余余始知蔡君之克自樹立者其來有自既而思之文以闡潛德發幽光也德既彰矣焉用文爲且不見夫繪事乎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

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心顧欲以肸飾之言爲頌禱之舉其奚以表揚懿則昭示來茲雖然人子娛親之心何所不至聊徵蔡君之言而文之張諸堂上俾四方之客嘖嘖播爲美譚或亦足爲稱觴之一助乎太孺人者學博來儀公女年十九歸封君竹軒公事姑以孝聞馨膳潔饈諳其食性雖極繁重事有躬承無退避是時也竹軒公方鋭意進取潛心舉子業不問家人生產壹以內務以委太孺人洎竹軒公捐館舍家務益紛子女嫁娶幾無虛歲太孺人任其事豐儉如禮男錢女布必省嗇而用之自蔡君

官奉迎蓍寫中神明不衰猶總理內政董之以勤率之以儉一一如家居時夫勤儉之與惰奢萬事成敗之關也士人之志節由是而判低昂官司之政績由是而分清濁豈獨婦人然哉而婦人之勤且儉者視丈夫爲多先雞鳴而興後烏棲而宿夜則課織紝晝則計米鹽一絲一粟出內惟謹凡健婦善持家者類能之何異乎太孺人嘗論之天下事有似是而非者學焉而誤其流弊也滋多而營私便己者又因而藉口焉勤儉美德也學勤不成流而爲煩苛則僮僕媼婢不堪命矣學儉不成流而爲貪嗇則戚族

里黨有怨聲矣煩苛者似勤而非勤貪吝者似儉而非儉士人行之則志節墮官司行之則政績弛何也勤一身者强勤衆手足者荒儉於自奉者爲惜福儉於待人者爲寡恩太孺人馭下以寬用人而不竭其力憫其勞悴恤其飢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遇貧乏者嘗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親朋有所求量力佽助之無難色亦無德色其勤也非爲煩苛以苦人也事事倡之以身俾僮僕嫗婢各執其業而不見其勞也其儉也非貪吝而不肯盡用也將留其有餘以贍戚族鄉黨也此勤儉之美者也余雖不能繪其心而

太孺人之用心可想已凡爲士大夫者皆當效之豈惟樹閨型哉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婦德而貞之以恆壽徵也巽曰蔡君膺民社展猷爲師慈母勤儉之意以壽斯民孝子也即循吏也勤能補拙不拙者將日起而有功矣儉以養廉本廉者將淡泊以明志矣吾知境內士女歌於塗忭於野凡稱蔡君之賢者皆願祝蔡君之母享奇齡而錫難老也余將傾耳以聽今日摹繪之詞又烏足以罄之哉

柴太孺人壽序

余主關中時府谷柴生樹本及季弟立本皆從遊立本以

丁酉拔貢生爲知縣於河南署靈寶蘭儀新鄉羅山四縣所至有聲余聞之謂柴生尚不負所學實未悉其家世也非樹本自府谷來曰吾母年七十今在汴汴之僚友將製錦稱祝請先生爲之序余羸老才鈍久不爲頌禱之辭謝之而樹本請益堅因謂曰爲文有難有易子試言之吾自齠孺樹本曰吾家貧先大父常羅賤賣貴轉粟秦晉間先交先叔父游學於外先大母賀遘末疾展轉牀蓐自吾母入門代先大父母持家政無鉅細以身任之不敢告勞侍先大母湯藥先意承志五年如一日大母棄養事先繼大

母張一如事貧無少忤時先二叔父甫弱冠先三叔父儁
十餘齡飲會起居母體恤周至惟恐遺先大母恫失先父
友愛比三叔父授室母與築里處無猜嫌意稍拂輒自引
咎衆皆釋然視姪男女如己子甘旨之慈更加厚焉今五
世同居內外親睦母之教也先大父先父先後棄養值歲
洊饑母率子負孫作苦田間督弟中本理家務仁本及先
叔父子德本讀弗輟今俱會饒矣居恆布衣鶉結藜藿不
繆戚黨有不給者則竭力周恤不使人知嘗謂樹本等曰
某某爾曾祖父母之戚也某某爾祖父母之戚也某汝姑

毋子某年老子不得力急周之勿待人求求人大是難事及就養河南立本將逐一僕值嚴冬毋曰必薦之僚友不然恐不免寒餓子婦孫男輩有督過婢女者呵之曰渠亦人子也何苛責爲立本進新衣局之笥中曰俟賓祭時著吾閒居不慣著此每日晨餐必飯粟米粥曰鄉味也時舉先父惜衣常新惜食常飽二語教樹本等俾永矢勿諼言未竟宋忻然曰子勿復言吾序不難爲矣夫稱婦德者動曰孝慈勤儉似而非者無取焉今太孺人不獨孝其姑且孝其繼姑不獨慈其子更慈其猶子勤其一身而不苛責

族僕婢儉於一家而不儉於戚族鄉黨斯眞孝慈勤儉者矣立本作宰中州行其所學豈惟學於古哉自束髮以來奉太孺人教甘澹泊耐煩勞其於民生之利病物情之誕信世途之險夷一一得諸閱歷故其爲吏也見紛華而不悅處脂膏而不潤値盤根錯節者然立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士人筮仕伊始每負債纍纍欲爲廉吏勢或撓之其生長富貴家者又往往習於便安不達世情雖以經術文吏治譬如方鑿圓枘齟齬難入求如斯之表裏瑩徹也其可得乎太孺人能以慈母爲嚴父故立本能以寒士作宰

宦非此毋不生此子古人先我言之矣余今更有望者仕宦者之奉其親以晉秩爲親榮以益祿爲親養此世俗人之見也養莫大於悅親心而馨饍次之樂莫大於以善歸其親而入坐廷居或反遜之子能爲循良毋卽爲循良母子能爲民父母毋卽爲民父母之毋孟仁爲監魚池司馬以鮓遺其毋其毋反不悅雋不疑錄囚從多所平反其母爲之加餐知賢毋之用心凡爲人子者其莅官行政視此矣今李子捧輿侍養所夕弗離子與仲子叔子更番至汴孫曾十數讙以次羅列奉觴稱壽其樂可知願子兄弟競

爽各自樹立以實欲養心以虛衷應物處則爲端人出則爲良吏不以世俗之富貴薄待其親惟以古孝子之潔白娛其親太孺人茀祿康强蓋未有艾也樹本肅然改容曰敬聞命矣因敘其言而文之爲賢母頌禱竝以勵柴生兄弟

檉華館文集卷之三終

再傳弟子虞鄉李無逸校勘